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槐西雜志二

觀弈道人撰

安中寬言有人獨行林莽間遇二人似是文士吟哦而行一人懷中落一書冊此人拾得字甚拙澁波磔皆不甚具僅可辨識其中或符籙或藥方或人家春聯紛糅無緒亦間有經書古文詩句展閱未竟二人遽追來奪去倏忽不見疑其狐魅也一紙條飛落草間俟其去遠覓得之上有字曰詩經於字皆音鳥易經无字左邊無點余謂此借言粗材之好講文義者也然能刻意於是不愈於飲博遊冶乎使讀書人能獎勵之其中必有所

成就乃薄而揮之斥而笑之是未思聖人之待互鄉闕黨二童子也講學家崖岸過峻使人甘於自暴棄皆自沽己名視世道人心如膜外耳

景州寧遜公能以琉璃春碎調漆堆爲壁窠書凹凸皴皺儼若石紋恒挾技游富貴家喜索人酒食或聞燕集必往攬末席一日值吳橋社會以所作對聯扁額往售至晚得數金忽遇十數人邀之曰我輩欲君殫一月工堆字若干分贈親友冀得小津潤今先屈先生一餐明日奉迎至某所寧大喜隨入酒肆共恣飲啖至漏下初鼓主人促閉戶十數人一時不見座上惟再一人無可

置辯乃傾囊償值懊惱而歸不知爲幻術爲狐魅也李
露園曰此君自宜食此報

某公眷一嬖童性柔婉無市井態亦無恃寵驕縱意忽
泣涕數日目盡腫怪詰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薦枕席殊
不自覺昨寓中某與某童狎吾穴隙竊窺醜難言狀與
孺陳之女迴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汚如是悔不可
追故愧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終怏怏不釋後竟逃
去或曰已改易姓名讀書游泮矣梅禹金有青泥蓮花
記若此童者亦近於青泥蓮花歟又奴子張凱初爲滄
州隸後夜聞罪人暗泣聲心動辭去嚮身於先姚安公

年四十餘無子一日其婦臨蓐凱愀然曰其女乎已而果然問何以知之曰我爲隸時有某控其嫂與鄰人張九私衆知其枉而事涉曖昧無以代白也會官遣我拘張九我稟曰張九初五日以逋賦拘初八日笞十五去矣今不知所往乞寬其限官檢徵比冊良是怒某曰初七日張九方押禁何由至汝嫂室乎杖而遣之其實別一張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歲聞此婦死昨夜夢其向我拜知其轉生爲我女也後此女嫁爲賈人婦凱夫婦老且病竟賴其孝養以終楊椒山有羅刹成佛記若此奴者亦近於羅刹成佛歟

馮平字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傭作流轉至萬全山中遇
翁姬留治圃愛其勤苦以女贅之越數歲翁姬言往塞
外省長女四喜亦挈婦他適久而漸覺其爲狐恥與異
類偶伺其獨立潛彎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
躍直至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恨雖然
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父母所命以禮結婚有夫
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讐君君既見棄亦不敢強住
聒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數刻乃蹶然逝四喜歸越數
載病死無棺以斂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謁姑舅具述始
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誓四喜無良狐女

俛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訾狐女瞋視曰父母嘗見無
不可者汝奈何對人之婦詈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
往去後於四喜戶旁得白金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
母貧困往往於益中篋內無意得錢米益亦狐女所致
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謂狐雖知
禮不至此殆平宇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
曰平宇雖村叟而立心篤實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之談
訥訥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盧觀察揭吉言在平有夫婦相繼死遺一子甫周歲兄
嫂咸不顧恤餓將死忽一少婦排門入抱兒於懷嘗其

兄嫂曰爾弟夫婦尸骨未寒汝等何忍心至此不如以
兒付我猶可覓一生活處也孥兒竟出莫知所終鄰里
咸目睹之有知其事者曰其弟在日常昵一狐女意或
不忘舊情來視遺孤乎是亦張四喜婦之亞也

烏魯木齊多狹斜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
寺鐘欲動燈火恒熒熒也台蕩者惟所欲爲官弗禁亦
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貲累千金亦不
甚吝而不喜爲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
日閉門而畜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僕隸恒竊
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愧而投井死廼化

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鞫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
我弗信也余作是地雜詩有曰不破天驚事有無後來
好色勝登徒何即甘爲風情死纔信劉王愛媚猶卽詠
是事人之性癖有至於如此者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
盡其變卽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

張一科忘其何地人攜妻就食塞外傭於西商西商昵
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貲盡歸一科反寄食其家妻厭
薄之詎許使去一科曰微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
可妻一日持挺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曰彼非愛
我呢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

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責於我此而不遺留之何爲一科益憤竟抽刃殺之先以百金贈西商而後自首就獄又一人忘其姓名亦攜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歸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贈五十金怪其太厚固詰其由西商密語曰我與爾婦最相昵爾不知也爾婦垂歿私以爾託我我不忍負於死者故資爾歸里此人怒擲於地竟格鬪至訟庭二事相去不一月相國溫公時鎮烏魯本齊一日宴僚佐於秀野亭座間論及前竹山令陳題橋曰一不以貧富易交一不以死生負約是雖小人皆古道可風也公慨蹙曰古

道誠然然張一科曷可風耶後殺妻者擬抵而獻語甚
輕贈金者擬杖而不云柳示公沉思良久慨然曰皆非
法也然人情之辨久矣有司如是上卽如是可也

嘉祥曾映華言一夕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場圃外忽
旋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互相牽曳且毆且罵
尙能辨其一二語似爭朱陸異同也門戶之禍乃下徹
黃泉乎

去去復去去悽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
情一回首見我窻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鉤昨爲
樓上女簾下翻鸚鵡今爲牆外人紅淚沾羅巾牆外與

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决
絕從此終天別別駕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日欲晚
决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裙泣寄藁砧書可憐帛一片字
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愛牽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
甘鞭撻不然死君前終勝生棄捐死亦無別語願葬君
家土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右見永樂大典題曰李
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末不知爲所自
作如竇元妻詩爲時人代作如焦仲卿妻詩也世無傳
本余校勘四庫偶見之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
意殆可泣鬼神令館吏錄出一紙久而失去今于役爰

閩後草堂筆記卷十二

六

陽檢點舊帙忽於小篋內得之沉湮數百年終見於世豈非貞烈怨魄精貫三光有不可磨滅者乎陸耳山副憲曰此詩次韓蘄王孫女詩前彼在宋末則芳樹必宋人以例推之想當然也

舅氏安公寶齋一夕就寢聞室外扣門聲問之不荅視之無所見越數夕復然又數夕他室亦復然如是者十餘度亦無他故後村中獲一盜自云我曾入某家十餘次皆以人不睡而返問其日皆合始知鬼報盜警也故瑞不必爲祥妖不必爲災各視乎其人

明永樂二年遷江南大姓寶巖輔始祖叔坡公自上元

徙獻縣之景城後子孫繁衍析居崔莊在景城東三里
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莊故皆稱崔莊紀舉其盛
也而余族則自稱景城紀不忘本也椒坡公故宅在景
城崔莊間兵燹久圯其址屬族叔桑庵家桑庵從余受
經以乾隆丙子舉鄉試擬築室移居於是先姚安公爲
預題一聯曰當年始祖初遷地此日雲孫再造家後室
不果築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棄諸孤卜地惟是處吉
因割他田易諸桑庵而葬焉前聯如公自譏也事皆前
定豈不信哉

侍姬沈氏余字之曰明珩其祖長洲人流寓河間其父

困家焉生二女姬其次也神思朗徹殊不類小家女常
私語其姊曰我不能爲田家婦高門華族又必不以我
爲婦庶幾其貴家媵乎其母微聞之竟如其志性慧點
平生未嘗忤一人初歸余時拜見馬夫人馬夫人曰聞
汝自願爲人媵媵亦殊不易爲敘衽對曰惟願爲媵
故媵難爲耳旣願爲媵則媵亦何難故馬夫人始終愛
之如嬌女嘗語余曰女子當以四十以前死人猶悼惜
青裙白髮作孤雛腐鼠吾不願也亦竟如其志以辛亥
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僅三十初僅識字隨余檢點圖籍
久遂粗知文義亦能以淺語成詩臨終以小照付其女

日誦一詩請余書之曰三十年來夢一場遺容手付女
收藏他時話我生平事認取姑蘇沈五娘泊然而逝方
病劇時余以侍值

圓明園宿悔泥愧西老屋一夕恍惚兩夢之以爲結念
所致耳旣而知其是夕暈絕移二時乃蘇語其母曰適
夢至海泥寓所有大聲如雷霆因而驚醒余憶是夕果
壁上掛瓶繩斷墮地始悟其生魂果至矣故題其遺照
有田幾分相似幾分非可是香魂月下歸春夢無痕時
一瞥最關情處在依稀又曰到死春蠶尚有絲離魂倩
女不須疑一聲驚破梨花夢恰記銅瓶墜地時卽記此

事也

相去數千里以燕趙之人談滇黔之俗而謂居是土者
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晚出數十年以髣髴之子
論耆舊之事而曰見其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
耶左邱明身爲魯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確有源委至
唐中葉陸淳輩始持異論宋孫復以後闕然佐闕諸說
爭鳴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說可信何以異於是耶蓋漢
儒之學務實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則不能聳聽不排
舊說則不能出新義諸經訓詁皆可以曰辯相爭惟春
秋事迹蒼然難於變亂於是謂左氏爲楚人爲七國初

人爲秦人而身爲魯史親見聖人之說搖旣非身爲魯
史親見聖人則傳中事迹皆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
矣沿及宋季趙鵬飛作春秋經筵至不知成風爲僖公
生母尚可與論名分定褒貶乎元程端學推波助瀾尤
爲悍戾偶在五雲多處即原心亭檢校端學春秋解周編修
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爲鴻寶一日與友人游秦
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鄒一事推闡至精夜夢
一古粧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實主東
嶽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迹共姜仰隸太姬爲貴神今
二千餘年矣昨爾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鄒爲淫於紀季

虛辭誣詆實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
鄆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髮婦何
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
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廢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
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依憑而造此暖
昧之謗耶爾再妄傳當齟爾舌命從神以骨朶擊之狂
叫而醒遂燬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耽宋學乃作此言
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論
矣

楊令公祠在古北口內祀宋將楊業顧亭林昌平山水

記據宋史謂業戰死長城北口當在雲中非古北口也
考王曾行程錄已云古北口內有業祠蓋遼人重業之
忠勇爲之立廟遼人親與業戰曾奉使時距業僅數十
年豈均不知業歿於何地宋史則元季托克托所修托
托舊作脫脫蓋譯音未審今從三史國語解距業遠矣似未可據後駁前也
余校勘秘籍凡四至

避暑山莊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子以春四
時之勝胥覽焉每泛舟至

文津閣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塵境陰晴
朝暮千態萬狀雖一鳥一花亦皆入畫其尤異者細草

沿坡帶谷皆茸茸如綠脯高不數寸齊如裁翦無一莖參差長短者苑丁謂之規矩草出

官牆纔數步卽羣毳滋蔓矣豈非天生嘉卉以待

宸遊哉

李又聃先生言有張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儔偶散步場圃間遇一土甚溫雅各道姓名頗相款洽自云家住近村里巷無可共語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其至塾見童子方讀孝經問張曰此書有今文古文以何爲是張曰司馬貞言之詳矣近讀呂氏春秋見審微篇中引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國時人所見如是何處更

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真讀書人也自是屢至寺張欲
報謁輒謝以貧無棲止夫婦賃住一破屋無地延客張
亦遂止一夕忽問君畏鬼乎張曰人未離形之鬼鬼已
離形之人耳雖未見之然覺無可畏其人慙然曰君既
不畏我不欺君身卽是鬼以生爲上族不能逐焰口爭
錢米明爲氣類求君一飯可乎張契分既深亦無疑懼
卽爲具食且邀使數來考論圖籍殊有端委偶論太極
無極之旨其人怫然曰子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六經
所論皆人事卽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事
而言天道已爲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

此爲謂君留心古義故就君求食君所見乃如此乎拂衣竟起條已影滅再於相遇處候之不復睹矣

余督學閩中時院吏言雍正中學使有一姬墮樓死不聞有他故以爲偶失足也久而有洩其事者曰姬本山東人年十四五嫁一婁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不離會歲亂不能自活其姑賣諸販鬻婦女者與其夫相抱泣徹夜鬻臂爲誌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販鬻者潛隨至京師時於直中一覲面幼年怯懦懼遭訶詈不敢近相視揮涕而已旣入官媒家時時候於門側偶得一覲彼此約勿死冀天上人間終一相

見也後聞爲學使所納因投身爲其幕友僕共至閭中
然內外隔絕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日病死婦聞婢
媼道其姓名籍貫形狀年齒始知之時方坐筆捧硯上
凝立良久忽對衆備言始末長號數聲奮身投下死學
使諱言之故其事不傳然實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夫
其故有二一則指柱綱常寧死不辱此本乎禮教者也
一則忍耻偷生苟延一息冀樂昌破鏡再得重圓至望
絕勢窮然後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情感者也此女不死
於販鬻之手不死於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殘得故夫凶
問而後死誠爲太晚然其死志則久定矣特私愛羅縣

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當死不死爲負夫之愆直
以可待不待爲辜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
誤則可矣必執春秋大義責不讀書之兒女豈與人爲
善之道哉

壬申七月小集宋蒙泉家偶談狐事薛松岩曰貴族有
一事君知之乎曩以鄉試在濟南聞有紀生者忘其爲
壽光爲膠州也嘗暮遇女子獨行泥濘顛躓倩之扶掖
念此必狐女姑試與昵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狀因語之
曰我識爾爾勿誑我然得婦如爾亦自佳人靜後可詣
書齋勿在此相調徒多迂折女子笑而去夜半果至狎

媒者歟夕覺漸爲所惑因拒使勿來狐女怨誓不肯去
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權在於男男求女女不
願尙可以強暴得女求男男不願則心如寒鐵雖強暴
亦無所用之况爾爲盜我精氣來非以情合我不爲負
爾情爾閱人多矣難以節言我亦不爲墮爾節始亂終
棄君子所惡爲人言之不爲爾曹言之也爾何必戀戀
於此徒爲無益狐女竟詞窮而去乃知一受蠱惑羅繇
至死符籙不能驅遣者終由情欲牽連不能自割耳使
泊然不動彼何所取而不去哉

法南堊又說一事曰里有惡少數人聞某氏荒冢有狐

能化形媚人夜鵲置罟布穴口果掩得二牝狐防其變
約急以錐刺其髀貫之以索操刃脅之曰爾果能化形
爲人爲我輩行酒則貸爾命否則立磔爾二狐嗥叫跳
躑如不解者惡少怒刺殺其一其一乃人語曰我無衣
履卽化形爲人成何狀耶又以刃擬頸乃宛轉成一好
女子裸無寸縷衆大喜迭肆無禮復擁使侑觴而始終
掣索不釋手狐妮妮軟語祈求解索前一晚手已瞥然
逝歸未到門遙見火光則鄰家皆焦土殺狐者一女焚
焉知狐之相報也狐不擾人人乃擾狐多行不義其及
也宜哉

田白岩說一事曰某繼室少艾爲狐所媚効治無驗後
有高行道士檄神將縛至壇責令供狀僉聞狐語曰我
豫產也偶撻婦婦潛竄至此與某昵我銜之次骨是以
報某憶幼時果有止然十餘年矣道士曰結恨旣深自
宜卽報何遲遲至今得無刺如此事假借藉口耶曰被
前婦貞女也懼干天罰不敢近此婦輕佻乃得誘狎因
果相償鬼神弗罪師又何責焉道士沉思良久曰某昵
爾婦幾日曰一年餘爾昵此婦幾日曰三年餘道士怒
曰報之過當曲又在爾不去且檄爾付雷部狐乃服罪
去清遠先生曰蒙泉此可見邪正之念妖魅皆得知報

施之理鬼神弗能奪也

清遠先生亦說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長漸慧黠眉目亦漸秀媚因納爲妾頗有心計捫搗井井米鹽瑣屑家人纖毫不敢欺欺則必敗又善居積凡所販鬻來歲價必貴朱以漸裕寵之專房一日忽謂朱曰君知我爲誰朱笑曰爾顛耶因戲舉其小名曰爾非某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爲某地某人婦生子已七八歲我本孤女君九世前爲巨商我爲司會計君遇我厚而我乾沒君三千餘金冥謫墮狐身煉形數百年幸得成道然坐此負累終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事君

計十餘年來所入足以敵所遺今尸解去矣我去之後
必現狐形君可付某僕埋之彼必裂尸而取草君勿罪
彼彼四世前爲餓殍時我未成道曾啖其尸聽彼碎磔
我庶冤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長數寸出頂上冉
冉去其貌則別一人矣朱不忍而自埋之卒爲此僕竊
發剝賣其皮朱知爲夙業浩嘆而已

從孫樹庵言高川賀某家貧甚逼除夕無以卒歲詣親
串借貸無所得僅沽酒欸之賀抑鬱無聊姑澆塊壘遂
大醉而歸時已昏夜遇老翁負一囊蹙蹙不進約賀爲
肩至高川酬以僱值賀諾之其囊甚重賀私念方無度

歲資若攘奪而逸能鍾疲叟必不能追及遂盡力疾趨
翁自後追呼不應狂奔七八里甫得至家掩門急入呼
燈視之乃新斫楊木一段重三十餘斤方知爲鬼所弄
始其貪狡之性久爲鬼惡故乘其窘而侮之不然則來
往者多何獨戲賀是時未見可欲尙未生盜心何已中
途相待歟

樹齋又言梁莊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將
斂矣忽蘇曰我病愈矣頃至真司見貯酒巨甕三皆題
張子儀封字其一已啟封尙存半甕是必皆我之食料
須飲盡方死耳旣而果愈復縱飲二十餘年一日謂所

親曰我其將死乎昨又夢至冥司見三甕酒俱盡矣越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錄紀傳載李衛公食羊之說信有之乎

寶坻王孝廉錦堂言寶坻舊城圯壞水齧兩穿多成洞穴妖物遂窟宅其中後修城時毀其舊垣失所憑依遂散處空宅古寺四出祟人男女多爲所媚忽來一道士教人取黑豆四十九粒持咒鍊七日以擊妖物應手死錦堂家多空屋遂爲所據一僕婦亦爲所媚以道人所煉豆擊之忽風聲大作似有多人喧呼曰太夫人被創死矣趨視見一巨蛇豆所傷處如銃礮鉛丸所中因問

道士凡媚女者必男妖此蛇何呼太夫人道士曰此雌蛇也蛇之媚人其首尾皆可以驗精氣不必定相交接也旋有人但聞風聲卽似夢歷覺有吸其精者精卽涌溢則道士之言信矣又一人突見妖物豆在紙裹中猝不及解併紙擲之妖物亦負創遁又一人爲女妖所媚或授以豆觥其色美不肯擊竟以隕身夫妖物之爲祟事所恒有至一時羣聚而肆毒則非常之惡天道所不容矣此道士不先不後適以是時來或亦神所假手歟某侍郎夫人卒蓋棺以後方陳祭祀忽一白鶴飛入幃尋視無睹似擾間烟焰自棺中涌出連薨累棟頃刻並

焚聞其生時御下嚴凡買女奴成券入門後必引繩長
跪先告戒數百語謂之教導教導後卽褫衣反接撻百
鞭謂之試刑或轉側或呼號撻彌甚撻至不言不動格
格然如擊木石始謂之知畏然後驅使安州陳宗伯夫
人先太夫人姨也曾至其家常曰其僮僕婢媼行列進
退雖大將練兵無如是之整齊也又余常至一親串家
丈人行也入其內室見門左右懸二鞭穗皆有血迹柄
皆光澤可鑒聞其每將就寢諸婢一一縛於橈然後覆
之以衾防其私遁或自戕也後死時兩股疽潰露骨一
若蚊痕

刑曹案牘多被毆後以傷風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常刊秘方以荊芥黃蠟魚鱉三味魚鱉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炷香熟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以內不得食雞肉後其子慕堂登庚午賢書人以爲刊方之報也

酉陽雜俎載骰子咒曰伊帝彌帝彌揭羅帝誦至十萬遍則六子皆隨呼而轉試之或驗或不驗余謂此猶誦驅字治病耳大抵精神所聚氣機應之氣機所感鬼神通之所謂至誠則金石爲開也篤信之則誠誠則必動姑試之則不誠不誠則不動凡持煉之術莫不如是耳

獨此咒爲然矣

舊僕蘭桂言初至京師隨人往福清會館門以外皆叢冢也一夜月黑聞洶洶喧呌聲哭泣聲又有數人勸諭聲念此地無人足必鬼鬪自門隙竊窺無所睹屏息諦聽移數刻乃一人遷其婦柩誤取他家柩去婦故有夫葬亦相近謂婦爲此人所劫當以此人婦相抵婦不從而詬爭也會邏者鳴金過乃寂無聲不知其作何究竟又不知此誤取之婦他年合窆又作何究竟也然則謂鬼附主而不附墓其不然乎

康惇有佃戶孫某善鳥銃所擊無不中嘗見一黃鵬命

取之孫啟曰取生者耶死者耶問鐵丸衝擊安能預決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則驚使飛而擊其翼命取生者舉手銃發黃鵬果墮視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適一人能誦放生咒與約曰我誦咒三遍爾百擊不中也試之果然後屢試之無不驗然其詞鄙俚殆可笑矇不識何以能禁制又凡所聞禁制諸咒其鄙俚大抵皆似此而實皆有驗均不測其所以然也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奪俸者數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鐵釘醫以朴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羸弱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鐵物方

云剝新炭皮研爲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
方試之果炭屑裏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也此書
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收其全部余領書局時屬王史
亭排纂成帙蘇沈者蘇東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講醫
藥宋人集其所論爲此書云

葉守甫德州老醫也往來余家余幼時猶及見之憶其
與先姚安公言常從平原詣海豐夜行失道僕從皆迷
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有廢寺往投暫避寺門虛掩而
門扉隱隱有白粉大書字敲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
勿住一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雨求神

鹿蔭雨止卽行不敢久稽聞承塵板上語曰感君有禮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奈何君可就東壁坐西壁竭腐恐遭其螫渴勿飲簷溜恐有蛇涎殿後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髮植立噤不敢語雨稍止卽惶遽拜謝出如脫虎口焉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矣而君得無恙且得其委曲告語蓋以禮自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相感無不可以誠動者雖異類無間也君非惟老於醫抑亦老於涉世矣

朱導江言新泰一書生赴省鄉試去濟南尙半日程與數友乘涼早行黑闇中有二驢追逐行互相先後不以

爲意也稍辨色後知爲二婦人旣而審視乃一姬年約
五六十肥而黑一少婦年約二十甚有姿首書生頻目
之少婦忽回顧夫聲曰是幾兄耶生錯愕不知所對少
婦曰我卽某氏表妹也我家法中表兄妹不相見故兄
不識妹妹則嘗於簾隙窺兄故相識也書生憶原有表
妹嫁濟南因相款語問早行何適曰昨與妹婿往問舅
母疾本擬卽日返舅母有訟事挽妹婿入京不能卽歸
妹早歸爲治裝也流目送盼情態嫣然且微露十餘歲
時一見相悅意書生心微動至路岐邀至家具一飯欣
然從之約同行者晚在某所候至鐘動不來次日亦無

耗往昨別處循岐路尋之得其驢於野田中鞍尚未解
徧物色村落間絕無知此二婦者再詢訪得其表妹家
則表妹歿已半年餘其爲鬼所惑怪所啖抑或爲盜所
誘均不可知而此人遂長已矣此亦足爲少年佻薄者
戒也時方可村在座言游秦隴時聞一事與此相類後
有合窆於妻墓者啟壙則有男子尸在焉不知地下雙
魂作何相見焦氏易林曰兩夫共妻莫適爲雌若爲此
占矣戴東原亦在座曰後漢書尙有三夫共妻事君何
見不廣耶余戲曰二君勿喧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獨
憚之歟然彼皆不畏其夫者此鬼私藏少年不慮及後

求之合窈未免縱欲忘忠耳東原喟然曰縱欲忘忠獨此見也哉

雜說稱變童始黃帝

錢唐事辛楣如此說辛楣

始出依

託比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賾僞古文亦不足據逸周書稱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禮有不男之訟註謂天閹不能御女者然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簡質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然變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劫利餌耳相傳某巨室喜狎狡童而患其或愧拒乃多買端麗小兒未過十歲者與諸童嫖戲時使執爐侍側種種淫狀久而

可徵校實

見慣視若當然過三數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矣有所供養僧規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植越不爲然因其自願譬諸挾妓其過尙輕若處心積慮鑿赤子之天真則恐干神怒某不能從後卒罹禍夫術取者造物所忌况此事而以術取哉

東光有王莽河卽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每病涉焉外舅馬公周錄言雍正末有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姑大詬曰我七十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爾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不敢語

論桓平允

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凝坐數日。亦立槁。不知其何許人。但於其姑訾婦時。知爲姓張耳。有著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尙有兄弟。則棄兒是旣。而世窮廢止一綫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餘悔焉。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洄澍。少縱即逝。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寧不耿耿耶。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爲。超出恒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三

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死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其喙以爲精義之學毋乃白骨銜冤黃泉賁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吾之所欲聞也

郭石洲言朱明經靜園與一狐友一日飲靜園家大醉睡花下醒而靜園問之曰吾聞貴族醉後多變形故以衾覆君而自守之君竟不變何也曰此視道力之淺深矣道力淺者能化形幻形耳故醉則變睡則變倉皇驚怖則變道力深者能脫形猶仙家之尸解已歸人道人

其本形矣何變之有靜園欲從之學道曰公不能也凡
修道人易而物難人氣純物氣吸也成道物易而人難
物心一人心雜也鍊形者先鍊氣鍊氣者先鍊心所謂
志氣之帥也心定則氣聚而形固心搖則氣渙而形萎
廣成子之告黃帝乃道家之秘要非莊叟寓言也深岩
幽谷不見不聞惟凝神導引與天地陰陽往來消息閱
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朱乃止因憶丁卯同年某御史
嘗問所昵伶人曰爾輩多矣爾獨拉場何也曰吾曹以
其身爲女必併化其心爲女而後柔情媚態見者意消
如男心一綫猶存則必有一綫不似女烏能爭蛾眉

睽之寵哉若夫登場演劇爲貞女則正其心雖笑謔亦不失其貞爲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爲貴女則尊重其心雖微服而貴氣存爲賤女則斂抑其心雖盛粧而賤態在爲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遽色爲悍女則拘戾其心雖理詘無異詞其他喜怒哀樂恩怨愛憎一一設身處地不以爲戲而以爲其人視之竟如真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種種女狀而不能有種種女心此我所以獨擅場也李玉典曰此語猥褻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事雖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詣極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

而是事不詣極者心心在一藝其藝必工心心在一職其職必舉小而僚之九扁之輪大而臯夔稷契之營四海其理一而已矣此與煉氣煉心之說可互相發明也石洲又言一書生家有園亭夜雨獨坐忽一女子牽簾入自云家在牆外窺宋已久今冒雨相就書生曰雨猛如是爾衣履不濡何也女詞窮自承爲狐問此間少年多矣何獨就我曰前緣問此緣誰所記載誰所管領又誰以告爾爾前生何人我前生何人其結緣以何事在何代何年請道其詳狐倉卒不能對囁嚅久之曰子千百日不坐此今適坐此我見千百人不相悅獨見君相

悅其爲前緣審矣請勿拒書生曰有前緣者必相悅吾方坐此爾適自來而吾漠然心不動則無緣審矣請勿留女趨起問聞意外呼曰婢子不解事何必定覓此木強人女子舉袖一揮滅燈而去或云是湯文正公少年事余謂狐魅豈敢近湯公當是曾有此事附會于公耳烏魯木齊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爲羣角利如矛稍其行以強壯者居前弱小者居後自前擊之則馳突奮觸銳礮不能禦雖百練健卒不能成列合圍也自後掠之則絕不反顧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隨之行止常有一爲首者失足落深澗羣牛俱隨之投入重疊

燈焉又有野驪野馬亦作隊行而不似野牛之悍暴見人輒奔其狀真驪真馬也惟被以鞍勒則伏不能起然時有背帶鞍花者鞍所磨傷之處創愈則毛作白色謂之鞍花又有蹄嵌蹄鐵者或曰山神之所乘莫測其故久而知爲家畜驪馬逸入山中久而化爲野物與之同羣耳驪肉肥脆可食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漢書西域傳所謂羴羊也食之與常羊無異又有野猪猛鷲亞於野牛毛革至堅鎗矢弗能入其牙鋸于利刃馬足觸之皆中斷吉木薩山中有老猪其巨如牛人近之輒被傷常率其族數百夜出暴禾稼叅領額爾赫圖牽七犬入山獵猝與遇七

相差相宅之說何
可不信惟過信之
則惑耳子孫求安
先人豐饒自痛乃
懸石定先人神魄
矣則子孫之心安
矣豈不福哉

夫立爲所啖復厲齒向人鞭馬狂奔乃免余疑植木爲
柵伏巨礮其中伺其出擊之或曰礮擊不中則其牙拔
柵如拉朽柵中人危矣余乃止又有野駝止一峯鬻之
極脆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紫駝之峯出翠釜當卽指此
今人以雙峯之駝爲八珍之一失其實矣

景城之北有橫岡坡陀形家謂余家祖塋之來龍其地
屬姜氏明末姜氏妬余族之盛建真武祠於上以厭勝
之崇禎壬午兵燹余家不絕如縷後祠漸圯余族乃漸
振祠圯盡而復盛焉其地今鬻於從姪信夫時鄉中故
老已稀不知舊事誤建土神祠於上又稍稍不靖余知

予嘗亦先太夫人
兆或信程空言也
兩其此言者矣
今世亦少精術者
而其為利則尤
甚焉上士欲其
相勾結余見此
術者其後多為
處官後則者矣

之急屬信夫遷去始安相地之說或以為有或以為無
余謂劉向校書已列此術為一家安得謂之全無但地
師所學不必精又或緣以為姦利所言尤不足據不宜
溺信之耳若其鑿然有驗者固未可誣也

象經始見庾開府集然所言與今法不相符太平廣記
載棋子為怪事所言畧近今法而亦不同北人喜為此
戲或有耽之忘寢食者景城真武祠未地時中一道士
酷好此因共以棋道士呼之其本姓名乃韓隱一日從
兄方洲人所居見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其外出
坐以相待忽聞意外喘息聲視之乃二人四手相持共

奪一子力竭並踣也癖嗜乃至於此南人則多嗜弈亦頗有廢時失事者從兄坦居言丁卯鄉試見場中有二士畫號板爲局拾碎炭爲黑子剔碎石灰塊爲白子對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閒遣日原不妨偶一爲之以此爲得失喜怒則可以不必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荆公詩曰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二公皆有勝心者述其生平未能自踐此言然其言則可深思矣辛卯冬有以八仙對弈圖求題者畫爲韓湘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鉄拐李枕一壺盧睡余爲題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鳬如何纔踏春明

此篇記天主教
源流宗旨詳悉

路又看仙人對弈圖局中局外雨沉吟猶是人間勝負
心那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蝶睡到深今老矣自述生
平亦未能踐斯言蓋言則易耳

明天啟中西洋人艾儒畧作西學凡一卷言其國建學
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亞
者理科也默弟濟納者醫科也勒斯義者法科也如諾
弱斯者教科也陸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
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
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皆其事業道科則彼法
中所謂盡性至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要

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序畧似特所格之物皆器
數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詰是所以爲異
學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
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遣將經像來獻卽於義寧坊勅造
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漢叢書貞觀五
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化
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
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爲
大秦寺天下諸州縣有者准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

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智慧圖深問無
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如有如此之莠能
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億國
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不識佛法有祇祠三千餘所又
載德建國烏滸河中有火祇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
來祠內無像於大屋下作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
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卽所謂
波斯天主卽所謂祇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此碑也又
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是譙彭城
入泗此水次有祇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祇字

然則大西洋人
居澳門亦不自前
明始矣

音阿憐切註爲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
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
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傳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
久亦不始于唐岳珂程史記番禺海獺其最豪者號白
番人本古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
踰制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
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爲聲牙亦莫能曉竟
不知爲何神有碑高表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
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尙由賈舶達廣
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爲亘古未有艾儒略既援唐

明季士大夫崇
秦西之教不過服
其麻屨之制
其之精者以爲
今之重臣以爲
之貴府即領
尊之扶
九重獨行其教
致黃巾等禍
海橫流也

碑以自證其爲祇教更無疑義乃當時無一人援據古
事以挾源流蓋明自萬歷以後儒者早年攻八比晚年
講心學卽盡一生之能事故徵賢之學全荒也
田氏姊言趙莊一個戶夫婦甚相得一旦婦微聞夫有
外遇未確也婦故柔婉亦不甚愠但戲語其夫爾不愛
我而愛彼吾且縊矣次日儘田間遇一巫能視鬼見之
駭曰爾身後有一縊鬼何也乃知一語之戲鬼已聞之
矣夫橫亡者必求代不知陰律何所取殆惡其輕生使
不得速入轉輪且使世人聞之不敢輕生歟然而又啟
鬼閻之漸併聞有縊鬼誘人自裁者故天下無無弊之

法雖神道無如何也

戈荔田言有婦爲姑所虐自縊死其室因廢不居用以貯雜物後其翁納一妾更悍於姑翁又愛而陰助之家
人喜其遇敵也又陰助之姑窘迫無計亦恚而自縊家
無隙所乃潛詣是室甫啟鑰見婦披髮吐舌當戶立姑
故剛悍了不畏但語曰爾勿爲厲吾今還爾命婦不荅
徑前撲之陰風颯然條已昏仆俄家人尋視扶救得蘇
自道所見衆相勸慰得不死夜夢其婦曰姑死我當得
代然子婦無讐姑理尤無以姑爲代理是以拒姑返幽
室沉淪淒苦萬狀姑慎勿蹈此轍也姑哭而醒愧悔不

自容乃大集僧徒爲作道場七日大傳齋曰此婦此念
自足生天可無煩追薦也此言良允然傳齋荔田俱不
肯道其姓氏余有嫌焉

姚安公言霸州有老儒古君子也一鄉推祭酒家忽有
狐祟老儒在家則寂然老儒出則撼窓扉毀器物擲污
穢無所不至老儒緣是不敢出閉戶修省而已時霸州
諸生以河工事愬州牧期會於學官將以老儒跽牒首
老儒以狐祟不至乃別推一王生瑞後王生坐聚衆抗
官伏法老儒得免焉此獄興而狐去乃知爲尼其行也
是故小人無端小人而有端天所以厚其毒君子無妖

卓識

君子而有妖天所以示之警

前母安太夫人家有小書室寢是室者中夜開目見壁上恍惚有火光如燃香狀諦視則無久而光漸大聞人聲乃徐徐隱後數歲諦視之竟不隱乃壁上懸一畫猿光自猿目中出也僉曰此畫寶矣外祖安公曰諱國維始今安氏零落是妖也何寶之有為虺弗摧為蛇奈何佚其字不知後日作何變怪矣舉火焚之亦無他異

崔媼家在西山中言其鄰子在深谷樵采忽見虎至上高樹避之虎至昂首作人語曰爾在此耶不識我矣我今墮落作此形亦不願爾識也俛首嗚咽良久既而以

爪指地曰悔不及矣長號數聲奮然掉首去

楊槐亭言卽墨有人往勞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後門門外繖以短牆爲萊園時日已薄暮開戶納涼見牆頭一靚粧女子眉目姣好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視間聞牆外衆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於樹而首閣於牆上乃知蛇妖幻形將誘而吸其血也倉皇閉戶亦不知其幾時去設近之則危矣

琴工錢生言

錢生常客裘文達公家日相狎習而忘問名字鄉里

其鄉有人家酷

貧傭作所得悉以與其寡嫂嫂竟以節終一日在燭下撚紵線見窓隙一人面其小如錢目炯炯內視急探手

攫得之乃一玉孩長四寸許製作工巧土色斑斑
無售者僅於質庫得錢四千質庫置櫝中越日失去深
懼其來贖此人聞之曰此本怪物吾偶攫得豈可復賣
取人財具述本末還其質券質庫感之常呼令傭作倍
酬其直且歲時周恤之竟以小康袁文達公曰此天以
報其友愛也不然何在其家不化去到質庫始失哉至
慨還質券尤人情所難然此人之緒餘耳世未有銀薄
姦黠而友于兄弟者亦未有友于兄弟而銀薄姦黠者
也

王慶垞一姬恒爲走無常

卽陳陽消夏錄所記見送婦再醮之鬼者

有貴家

姬問之曰吾輩爲妾媵是何因果曰冥律小善惡相抵
大善惡則不相掩姨等皆積有小善業故今生得入富
貴家又兼有惡業故使有一綫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
善業則惡業已償善業相續來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
造惡業則善業已銷惡業又積來生恐不可問矣然增
修善業非燒香拜佛之謂也孝親敬嫡和睦家庭乃真
善業耳一姬又問有子無子是必前定所無檢問如冥
籍不註吾不更作癡夢矣曰此不必檢但常作有子事
雖註無子亦改註有子若常作無子事雖註有子亦改
註無子也先外祖雪峰張公爲王慶垵曹氏壻平生嚴

正最惡六婆獨時時引與語曰此嫗所言雖未必皆寔然從不勸婦女布施佞佛是可取也

翰林院供事茹某言

忘其名似茹某

襲訪友至邯鄲值主人

未歸暫寓城隍祠適有賣瓜者息擔橫卧神座前一賣線叟寓祠內語之曰爾勿若是神有靈也賣瓜者曰神豈在此破屋內叟曰在也吾常夜起納京聞殿中有人聲躡足潛聽則有狐陳訴於神前大意謂鄰家狐媚一少年將死未絕之頃尙欲取其精其家憤甚伏獵者以銃矢攻之狐駭現形奔衆噪隨其後狐不投已穴而段里許外一鄰穴衆布網穴外薰以火闔穴皆殪而此狐

反乘隙遁故訟其嫁禍城隍曰彼殺人而汝受禍訟之
宜也然汝子孫亦有媚人者乎良久應曰亦有亦曾殺
人乎又良久應曰或亦有殺幾人乎狐不應城隍怒命
批其頰乃應曰實數十人城隍曰殺數十命償以數十
命適相當矣此怨魄所憑假手此狐也爾何訟焉命檢
籍示之狐乃泣去爾安得謂神不在乎乃知禍不虛生
雖無妄之災亦必有所以致之但就事論事者不能一
一知其故耳

江主事康谷言有在西湖扶乩者降壇詩曰我游天目
還跨鶴看龍井夕陽沒半輪斜照孤飛影飄然一片雲

昌黎詩不云乎
知仙官未神聖
護經憑是邀來
教

掠過千峯頂未及題名一客竊議曰夕陽半沒乃是反
照司馬相如所謂褒倒景也何得云斜照乱忽震撼久
之若有怒者大書曰小兒無禮遂不再動余謂客論殊
有理此仙何太護前獨不聞古有一字師乎

俞君祺言向在姚撫軍署居一小室每燈前月下睡欲
醒時恍惚見人影在几旁開目則無睹自疑目眩然不
應夜夜目眩也後僞睡以伺之乃一粗婢冉冉出壁角
側聽良久乃敢稍移步人畧轉則已宿入矣乃悟幽魂
滯此不能去又畏人不敢近意亦良苦因私計彼非爲
祟何必逼近使不安不如移出纔一舉念已彷彿見其

新厝可見人心一動鬼神皆知十目十手豈不然乎次日遂託故移出後在余幕中乃言其實曰不欲驚怖主人也余曰君一生慎密然殊未了此鬼事後來必有居者負其一拜矣

族姪肇先言龔中涵叔官旌德時有掘地遇古墓者棺骸俱爲灰土惟一心存血色猶未懼而投諸水有石方尺餘尙辨字迹中涵叔聞而取觀鄉民懼爲累碎而沉之諱言無是事乃里巷訛傳中涵叔罷官後始購得錄本其文曰白璧有瑕黃泉蒙恥魂斷水濱骨埋山趾我作誓詞祝靈壙底千百年後有人發此爾不負耶消爲

父母猶不諒況人
哉此左徒所以懷
沙骨傳所賦
鵬也

泥津爾儻銜冤心終不死未應王申三月耕石翁爲策
五女作蓋其女宛死以此代誌觀心仍不朽知受枉爲
真然翁無姓各女無夫族歲月無年號不知爲誰無從
考其始末遂令奇迹不彰其可惜也夫

許文木言康熙末年鬻古器李鷺汀其父執也善六壬
惟晨起自古一課而不肯爲人卜曰多洩未來神所惡
也有以康節比之者曰吾纔得六七分耳嘗古得某日
富有仙人扶竹杖來飲酒題詩而去焚香候之乃有人
携一雕竹純陽像求售側倚一貯酒壺廬上刻朝遊北
海一詩也康節安有此失乎年五十餘無子惟蓄一妾

一日許父造訪聞其妾泣且絮語曰此何事而以戲人
其試我乎又問鶯汀力辨曰此真實語非戲也許父叩
反目之故鶯汀曰事殊大奇今日占課有二客來市古
器一其前世夫尚有一夕緣一其後夫結好當在半年
內併我爲三生在一堂矣吾以語彼彼遽恚怒數定無
可移我不泣而彼泣我不諱而彼諱之豈非癡女子哉
越半載鶯汀果死妾鬻於一翰林家嫡不能容過一夕
卽遣出再鬻於一中書舍人家乃相安云

雇雪唯初婚日夢至一處見青衣高髻女子旁一人指
曰此汝婦也醒而惡之後再婚殷氏宛然夢中之人故

叢碧山房集中有悼亡詩曰漫說前因與後因眼前業
果定誰真與君琴瑟初調日怪煞篋篋入夢人記此事
也按篋篋入夢凡二事其一爲仙傳拾遺載薛肇攝陸
長源女見崔孚其一爲逸史載盧二舅攝柳氏女見李
生皆以人未婚之妻作伎侑酒殊大惡作劇近時所聞
呂道士等亦有此術語詳陽明錄葉旅亭言其祖猶及見
劉石渠一日夜飲有契友迫之召仙女石渠命掃一室
戶懸竹簾燃雙炬於几衆皆移席坐院中而自禹步持
咒取界尺拍案一聲簾內果一女子亭亭立友視之乃
其妾也奮起欲毆石渠急拍界尺一聲見火光蜿蜒如

掣電已穿簾去矣笑語友曰相交二十年豈有真以君
妾爲戲者適攝狐女幻形激君一怒爲笑耳友急歸視
妾乃刺繡未輟也如是爲戲庶乎在不卽不離間矣余
因思李少君致李夫人但使遠觀而不使相近恐亦是
攝召精魅作是幻形也

費長房劫治百鬼乃後失其符爲鬼所殺明崇儼卒割
刃陷胸莫測所自人亦謂役鬼太苦鬼刺之也恃術者
終以術敗蓋多有之劉香晚言有僧善禁咒爲狐誘至
曠野千百爲羣嗥叫搏噬僧運金杵擊踣人形一老狐
乃潰圍出後遇於途老狐投地膜拜曰曩蒙不殺深自

懺悔今願皈依受五戒僧欲摩其項忽擲一物羈僧面遁形而去其物非帛非革色如琥珀粘若漆牢不可脫督悶不可忍使人奮力搗去則面皮盡剝痛暈殆絕後痂落無復人狀矣又一游僧榜門曰驅狐亦有狐來誘僧識爲魅搖鈴誦咒狐駭而逃旬月後有媼叩門言家近墟墓日爲狐擾乞往禁治僧出小鏡照之灼然人也因隨往媼導至堤畔忽授其書囊擲河中符籙法物盡隨水去媼亦奔匿秫田中不可踪跡方懊惱聞瓦礫飛擊面目俱敗幸賴咒自衛狐不能近復獵而歸次日卽愧遁久乃知媼卽土人其女與狐暱因其女賂以

金使盜其符耳此皆術足以勝狐卒爲狐算狐有策而
僧無備狐有黨而僧無助也况術不足勝而輕與妖物
角乎

舅氏五占安公言留福莊木匠某從卜者問婚姻卜者
戲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將死其妻數合嫁
汝急往訪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
問某甲居何處其人問訪之何爲匠以實告不慮此人
卽某甲也聞之恚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後踰垣
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內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鬪竟
殺主人論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則均未及問也後

年除有姬同一男一婦過獻縣云叔及寡嫂也姬暴卒無以斂叔乃議嫁其嫂嫂無計亦問從匠尚未聚衆爲媒合焉後詢其故夫正某甲也異哉卜者不戲匠不往匠不往無從與某甲鬪無從與某甲鬪則主人不死主人不死則某甲不論抵某甲不論抵此婦無由嫁此匠也乃無故生波卒轆轉相牽終成配偶豈非數使然哉又聞京師西四牌樓有卜者日設肆於衢雍正庚戌閏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橫死相距一兩日耳自揣無死法而爻象甚明乃於是日鍵戶不出觀何由橫死不虞忽地震屋圯壓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設肆通衢中烏由覆

壓是亦數不可逃使轉以先知誤也

畫士張無念寓京師櫻桃斜街書齋以巨幅潤紙爲窓
幃不著一櫺取其明也每月明之夜必有一女子全影
在幃心啟戶視之無所睹而影則如故以不爲禍祟亦
姑聽之一夕諦視覺體態生動宛然入畫戲以筆四圍
鉤之自是不復見而墻頭時有一女子露面下窺忽悟
此鬼欲寫照前使我見其形今使我見其貌也與語不
應注視之亦不羞避良久乃隱因補寫眉目衣紋作一
仕女圖夜聞窗外語曰我名亭亭再問之已寂乃併題
於幃土後爲一知府買去

或曰是李中山

或曰狐也非鬼也於

事理爲近或曰本無是事無念神其說耳是亦不可知
然否現才鬼恒欲留名於後世由今溯古結習相同固
亦理所宜有也

姚安公官刑部江蘇司郎中時西城移送一案乃少年
強汚幼女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蓋是少年遊西頂歸
見是女擷菜圃中因相逼脅避卒聞女號呼聲就執之
訊未竟兩家父母俱投詞乃其未婚妻不相知而誤犯
也於律未婚妻和姦有條強姦無條方擬議聞女供亦
復改移稱但調謔而已乃薄責而遣之或曰是女之父
母受重賂女亦愛此子丰姿家且富故造此虛詞以解

紛姚安公曰是未可知然事止婚姻與賄和以人命寃沉
地下者不同其姦未成無可驗其賄無據難以質女子
允矣父母從矣媒保有確證鄰里無異議矣而造之詞
亦無一毫之牴牾矣君子可欺以其方不能橫加鍛鍊
入一童子遠戍也

某公夏日退朝携婢於靜室晝寢會閹者啟事問主人
安在一僮故與閹者戲漫應回主人方擁爾婦睡某所
婦適至前怒而詬詈主人出問筭逐此僮越三四年閹
者婦死會此婢以抵觸失寵主人忘前語竟以配閹者
事後憶及乃浩然嘆曰豈偶然歟

文水李華廷言去其家百里一廢寺云有魅無敢居者
有販羊者十餘人避雨宿其中夜聞嗚嗚聲聞中見二
物擁腫團圞不辨面目蹣跚而來行甚遲重衆皆無賴
少年殊不恐怖共以破磚擲擊中聲鉦然漸縮退欲却
覺其無能噪而追之至寺門壞墻側屹然不動逼視乃
一破鐘內多碎骨意其所食也次日告土人治以鑄器
自此怪絕此物之鈍極矣而亦出黠人卒自碎其質殆
見夫善幻之怪有爲祟者從而效之也余家一婢滄州
山果莊人也言是莊故盜藪有人見盜之獲利亦從之
行捕者急他盜格鬪跳免而此人就執伏法焉其亦此

鍾之類也夫

舅氏安公介然言有柳某者與一狐友甚暱柳故貧狐恒周其衣食又負巨室錢欲質其女狐爲盜其券事乃已時來其家妻子皆與相問荅但惟柳見其形耳狐媚一富室女符籙不能造募能効治者予百金柳夫婦素知其事婦利多金慙惡柳伺隙殺狐柳以負心爲歎婦諄曰彼能媚某家女不能媚汝女耶昨以五金爲汝女製冬衣其意恐有在此患不可不除也柳乃陰市砒霜沽酒以待狐已知之會柳與鄉鄰數人坐狐於簷際呼柳名先叙相契之深次陳相周之久次乃一一發其陰

謀曰吾非不能爲爾禍然周旋已久寧忍便作寇讐又以布一疋棉一束自簷擲下曰昨爾幼兒號寒苦許爲作被不可失信於孺子也衆意不平咸謂讓柳狐曰交不擇人亦吾之過世情如是亦何足深尤吾姑使知之耳太息而去柳自是不齒於鄉黨亦無肯資濟升斗者挈家夜遁竟莫知所終

舅氏張公夢徵言滄州佟氏園未廢時三面環水林木翳如遊賞者恒借以宴會守園人每聞夜中鬼唱曰樹葉兒青青花朵兒層層看不分明中間有個佳人影只望見盤金衫子裙是水紅綾如是者數載後一妓爲座

客殿屋患而自縊于樹其衣色一如所聞莫喻其故或曰此盜鬼候代先知其來代之人故喜而歌也

青縣一農家病不能力作餓將殆欲鬻婦以圖兩活婦曰我去君何以自存且金盡仍餓死不如留我侍君賤飲食醫藥得以檢點或可冀重生我寧媚耳後十餘載婦病垂死絕而復蘇曰頃恍惚至冥司吏言媚女當墮爲雀鴿以我一念不忘夫猶可生人道也

侍姬郭氏其父大同人流寓天津生時其母夢鸞端午彩符者買得一枝因以爲名年十三歸余生數子皆不育惟一女適德州盧蔭文廬吉觀察子也廬吉善星命

嘗推其命壽不能四十果三十七而卒余在西域時姬
已病瘵祈籤關帝問尙能相見否得一籤曰喜鵲簷前
報好音知君千里有歸心繡幃重結鴛鴦帶葉落霜彫
寒色侵謂余卽當以秋冬歸意甚喜時門人邱二田在
寓聞之曰見則必見然末句非吉語也後余辛卯六月
還姬病良已至九月忽轉劇目漸沉綿遂以不起歿後
囑其遺篋余感賦二詩曰風花還點舊羅衣惆悵除醺
片片飛恰記香山居士語春隨樊素一時歸姬以三月
三十日七
怡送春百摺湘褰颺畫欄臨風還憶步珊珊明知神識
之期也曾先定終惜芙蓉不耐寒未必長如此芙蓉不卽用籤
耐寒寒山子詩也

中意也

世傳推命始于李虛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時蓋據
昌黎所作虛中墓誌也其書宋史藝文志著錄今已久
佚惟永樂大典載虛中命書三卷尙爲完帙所說實兼
論八字非不用時或疑爲宋人所僞託莫能明也然者
虛中墓誌稱其最深於五行書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
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生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
利不利云云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爲十二時日至
某辰卽某時也故時亦謂之日辰國語星與日辰之位
皆在北維是也詩豳彼織女終日七襄孔穎達疏從旦

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是日辰卽時之明證楚詞吉日兮辰良王逸註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以辰與日分言尤爲明白據此以推似乎所直日辰四字當連上年月日爲句後人誤屬下文爲句故有不用時之說耳余撰四庫全書總目亦謂虛中推命不用時尙沿舊說今附著於此以志余過至五星之說世傳起自張果其說不見於典籍考列子稱稟天命屬星辰值吉則吉值凶則凶受命既定卽鬼神不能改易而聖智不能回王充論衡稱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施氣而衆星之氣在其中矣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

賈有多少皆星位大小尊卑之所授是以星言命古已有之不必定始於張果又韓昌黎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杜樊川自作墓誌曰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端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無虞也余曰湖守不遇歲還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火土還死於角宜哉是五星之說原起於唐其法亦與今不異術者託名張果亦不爲無因特其所託之書詞皆鄙俚又在李虛中命書之下決非唐代文字耳

霍養仲言一舊家壁懸仙女騎鹿圖款題趙仲穆不知

確否也

仲穆名雍松雪之子也

每室中無人則畫中人緣壁而行

如燈戲之狀一日預繫長繩於軸首伏人伺之俟其行稍遠急掣軸出遂附形於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漸淡俄而漸無越半日而全隱疑其消散矣余嘗謂畫無形質亦無精氣通靈幻化似未必然古書所謂畫妖疑皆有物憑之耳後見林登博物志載北魏元兆捕得雲門黃花寺畫妖兆詰之曰爾本虛空畫之所作奈何有此妖形畫妖對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真真之所示卽乃有神况所畫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之所以有惑感而幻

化臣實有罪云云其言似亦近理也

驤騎校薩音綽克圖與一狐友一日狐倉皇來曰家有妖祟擬借君墳園棲眷屬怪問聞狐祟人不聞有物更祟狐是何魑魍曰天狐也變化通神不可思議鬼出電入不可端倪其祟人人不及防或祟狐狐亦弗能昭也問同類何不相惜歟曰人與人同類強凌弱智給愚寧相惜乎魑復遇魑此事殊奇天下之勢輾轉相勝天下之巧層出不窮千變萬化豈一端所可盡乎